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一九六五年

冰心作品集



1965 年作品集

冰 心 著

目 录

1965 年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1)

《马亨德拉诗抄》

〔尼泊尔〕马亨德拉·比尔·比拉克姆·沙阿著
..... (4)

惊雷正在日本响起

——评日本话剧团访华演出 (26)

浣溪沙

——《竹子姑娘》观后 (30)

站起来吧，阿峰！ (31)

战友 (34)

写作经验琐谈 (42)

1965 年

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二十日一早，从广播里听到了我国男女乒乓球队双双获得第二十八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团体冠军的消息！这个巨大的胜利，似乎是我们意料之中的，我却依然从心坎深处涌起了无边的自豪与喜悦，这是中国男女乒乓球运动员技术过硬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一阵欣喜的浪潮过后，跟着卷来的是一浪一浪的说不尽的回忆与感想。我国乒乓球队在锦标赛中获得的胜利——尤其是女队的胜利——和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上的胜利一样，对于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每一个胜利都是奇迹。追流溯源，每一个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最伟大的毛泽东思想。

就拿体育运动来说吧，解放以前，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体育运动不但没有得到重视，而且受着说不尽的藐视与摧残。体育工作者和运动员，生活和前途都没有丝毫的保障，其屈辱痛苦的遭遇，比之现在

资本主义国家的运动员们，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际运动场上，不但从来没有升起过中国的国旗，连前几名也提不上。这些黑暗的情形，体育界的老人们，讲的会更沉痛，更清楚，用不着我多说了。

春雷一声，新中国成立，日月换了新天。在万千翻天覆地的变化之中，体育运动也是变化中之一，党和政府给我们的运动员们以技术和业务上应有的条件，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最重要的，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了这些年轻人。使他们彻底地了解技术和业务固然是重要的，必须勤学苦练；但是他们更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技术和业务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没有可靠的政治保证和政治基础，技术和业务就不能巩固和不断前进。徐寅生同志的《关于如何打乒乓球》的讲话，就是党的教育和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教育，使得我们的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心怀祖国，放眼世界，斗志昂扬，勇敢沉着，不骄不馁，打出高水平，打出高风格。特别是在本届锦标赛中，中国女子乒乓球队的优异成绩，使得她们从二十六届的亚军，二十七届的第三名，一跃而为世界冠军！她们为祖国增了光，也为祖国的妇女增了光！

我们不但要衷心地向她们祝贺，而且要虚心地向她们学习，在这场锦标赛还未结束之际，我们谨以

洋溢的敬佩喜悦的心情，祝她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本篇最初发表于《体育报》1965年4月21日。）

《马亨德拉诗抄》

〔尼泊尔〕马亨德拉·比尔·
比拉克姆·沙阿^① 著

永远前进，勇士们

永远前进，勇士们，
寸土不让；
你们是尼泊尔勇敢的儿子，
尼泊尔是你们生长的地方。
让敌人的弯刀和刺剑
一直指向你们的胸膛，
这将是你们面临的一切，
如果你们真是勇敢与坚强。

① 马亨德拉，比尔·比拉克姆·沙阿，尼泊尔国王。

你们的公民权利，
就是齐步向前；
你们也不必惧怕，
真理在你们这边。
你们永远凛然前进，
你们是国家的干城；
不论是什么种姓，什么信仰，
你们都是从这块土地出生。

长久地痛哭与哀号

长久地痛哭与哀号，
母亲说：“这些不是我的儿女——
“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他们有的骄奢挥霍，
“有的又在穷困匍匐；
“我真不忍举目细看，
“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他们有的是浑身赤裸，
“有的又是遍体绫罗；
“我不能看着，”母亲说，

“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他们有的住着豪华的城堡，
“有的就蜷伏在卑陋的棚窝；
“我不忍看到我的儿女，
“他们是这样、这样地悬殊。”

你是宇宙的精英

你是宇宙的精英，
你无所不在；
像众生的生命一般，
你无所不在。

你是黑暗矿穴里
宝石的华光；
你藏在颗颗水珠里，
汇成大海汪洋。

你是光明的原子，
呈现在条条光线里；
你是使风流动
围绕天空的大气。

生命既然是

生命既然是
欢笑和眼泪合成，
就有勇气
去迎接爱情的巨变。

尽管让“时间”的
沙子细细长流；
不必担忧，
“希望”在我们这头。

我们有同情的清泪，
献给朋友，
一旦需要，牺牲的热血
我们也有。

夏天烈日底下

夏天烈日底下，
湿季风暴中间，
月光被云遮住，

只靠星灯引路，
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
我决不负约。

决心抵抗冬日的严寒，
准备迎接夏天的雷电，
穿过障碍无数，
只有电光引路，
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
我决不负约。

即使道路难走，
也许遇到死亡，
我决不后退一步；
勇敢做灯给我引路，
我一定到你这儿来，我爱；
我决不负约。

我来到你的庙里，我主

我来到你的庙里，我主，
只怀着一片虔诚；
空着双手，我却寻找安宁，

我来了，我寻求，我得到了。

我也没有奉上
一杯净水，
只带来满眶
涌流的眼泪。

我没有献上
蜡烛和香花；
我双手空空，
把灵魂放在你的脚下。

我来参拜，没有
布施金币和银钱，
我却献上——原是你自己的
我这烦恼孤凄的生命。

青鸟归来

青鸟归来，没有带得
她的一言半语；
我为她寂寞凄凉，
眼看着望绝心死。

一个个慵倦的清晨，
只听见鸟儿啾啾唧唧，
这也提不起我一点精神，
只因没得到她一丝消息。

天光破晓，喜马拉雅山
火焰般辉煌璀璨；
这景色也不能引我凝眸，
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乌云带雨，横空
渡过无际的苍穹；
这景色也不能引我凝眸，
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朦胧暮霭里，星星
两两三三地露现，
我无情无绪欲数还休，
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明月正和微波舞蹈——
何等地甜蜜！何等地轻柔！
这也解不了我心里的忧愁，

当我等待她消息的时候。

我独立在小径旁，我想
等着听她足音的回响，
在黑夜万静之中——
我的等待却又落空……落空。

呵，我能向谁诉说这痛苦情由
谁又能给我慰藉，分忧——
只有你——可是你又住在遥远的地方
离着忧伤的我，很远——很远。

只因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

只因我们在同一块土地上出生，
我们就有着同样的命运；
如果同样的血液在我们血管里奔流，
还有谁来相歌颂或是嘲笑？

不管你在尸体上盖着粗服或是绣裳，
对死去的人儿却都是一样；
让我们对着共同的仇讎
贫困，直战到最后的壕沟。

不论是快乐是痛苦，
我们将同样地分担，
我们将一同工作一同死，
为着给我们生命的家邦。

愤怒由他，咆哮由他，诅咒由他，
我们将永不退缩，永不惧怕。
我们将像一个人似地站起，
来保卫我们的亲朋，生活和土地。

污损国家土地的人——
即使健在，虽生犹死；
热爱祖国辛勤劳动的人——
即使长逝，虽死犹生。

只要我们还有一双手臂

只要我们还有一双手臂，
为什么要乞求别人的帮助？
我们凭着自己的勇敢和坚毅
来建设祖国，为祖国服务。

我们深知我们的祖国和

我们自己，都很贫乏穷困；
但我们是大地自豪的儿子；
我们的财富是——勇敢和劳动。

即使祖先没留下什么遗产，
那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仅有的财富是
日月旗下的一双双手臂。

我们不再披上借来的毛羽，
这对我们并不合适；
只有我们欠着的慈母深恩，
我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要饱啖自己栽种的果实，
不管它是甜还是酸；
我们宁愿在自己土地上吃苦，
决不去追求异国的狂欢。

呵，不要从这块土地上迁走

呵，不要从这块土地上迁走，
惹得母亲哭泣；

不要因为一时的自骗自欺，
忘掉了你生长之地。

用你眉间的热汗，
来减轻慈母的忧伤；
用你辛勤劳动的果实，
来报答慈母的深恩。

如果你把资财外运，
你会吸尽国家的精力；
不要扯下自由的旌旗，
去寻求自己的利益。

把国家高高地举到肩上，
自豪地看着人世；
你的任务是自力更生，
来保卫她的权利。

不要让忧伤和失望，
来扰乱慈母的心胸；
让我们把国旗高高举起，
直举上辽阔的天空。

尼泊尔，我的母亲

尼泊尔，我的母亲！
请你不要颦蹙！
请你不要心焦！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
来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从东到西是我们广阔的原野，
南至印度，
北至喜马拉雅！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
来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穿过高山无数，
下到低湿平原；
我们将筑起一条通路！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
来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我们紧握着弯刀，
挥舞着不是没有目的——
为要击倒我们的仇敌！
我们将点起进步之灯
来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我们都是尼泊尔的人民，
我们永远相爱相亲；
我们将拉紧每一缕神经，
来点起进步之灯
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不要认为你是孤立无援——
你有万万千千的儿女
齐步前奔，
来点起进步之灯
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一旦国家需要，
那就是只有前进，没有后退——

来保卫你和我们自己，
来点起进步之灯
把你的慈颜照耀——
我们一定要，我们一定要！

我们是尼泊尔人

我们是尼泊尔人，尼泊尔的星星，
任何事物都不能阻止我们上升；
当我们国家最最需要的时候
我们准备献上自己的生命。

我们将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自己生长的地方；
任何压力都不能阻止
我们的力量强上加强。

我们曾为朋友勇敢地
洒尽最后一滴血珠；
我们也不辞辛苦流汗
为自己的土地服务。

我们曾因无知不识，

没能团结起各个阶层；
如今懂得了团结的意义，
我们决不再踌躇不前。
我们也决不再受
花言巧语的欺骗。

我们有着共同的命运，
上升上升永远上升。
尼泊尔人珍爱他的祖国
远远胜过自己的生命；
他定将竭尽全力
把日月旗帜高升

这在我都算容易

这在我都算容易，
去忘掉尘世和我自己，
无端和你在流泉畔相逢，
却使我永世也难忘记。

今朝，喜马拉雅山风里，
晨辉闪射着红尘，
你抱着罐儿匆匆走过，

你眼边抹着淡淡的黛青。

晶莹的露珠还在你鬓边
古兰斯花上闪烁，
当你走过，乱发里
颤摇着散垂的瓔珞。

匀称窈窕的身材
裹在飘扬的衣褶里，
年青的脸上温柔地
罩着一层贞静的轻纱。

不曾抹粉，也没有涂脂，
穿的是朴素自织的东西——
那风韵？可真是难描难画！
她就是一个纯全的尼泊尔女儿！

既然有生

既然有生
就不能逃死，
你无法追回
那失去的日子。

我们尼泊尔人
必须坚持丢弃
把今天的事情
推到明天的恶习。

用你眉间的汗水
今天把祖国建造；
光阴一去不复回，
以后的事情没人知道。

在团结里坚强起来，
好好关怀国家的团结；
别做个无用的担负——
别成为母亲的诅咒。

把双手用来劳动，
忠实、及时，把工作做好；
努力在生活里学习，
以不朽的荣名为宝。

今日清晨

今日清晨

我忽然惊起；
昨夜梦里
我写下了这首诗。

我们将一同登上
喜马拉雅的顶峰，
花环系住我们的手臂，
我们在一起游戏。

我们将生活在
天堂般的土地；
我们将用月光
洗去我们的足迹。

在潇潇细雨之中
有流萤给我们作伴，
我们将应和着
蟋蟀的调儿歌唱。

我们将一同食用
身边的任何食粮；
我们将一同喝着
喜马拉雅的清泉。

我们将一同住在
喜马拉雅的山边，
草地作为床铺，
被窝就是青天。

我们将带着微笑，
来维护我们创造的天地；
我们将尽情享受
我们在世上增添的寿纪。

她不是一个脂粉香娃

她不是一个脂粉香娃，
也不是模特儿披着轻纱，
她是自然女儿的典型一种，
在尼泊尔的大地上开花。

在清晨的晓光里，
在茅舍的小门边，
她轻快地揉着眼睛，
她尽情地欠伸欠伸。

她的双眼染得微黑，
她的双唇自然润红；
她的头发承受着阳光，
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朱红点在她的额上，
珠环挂在她的颈上；
她完全是个尼泊尔的姑娘，
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露珠儿抱住水仙花不放，
水仙花还插在她的头上；
她修饰好她黑长的头发，
她又尽情地欠伸欠伸。

她的软美纤柔的身段
正称她朴素的本国衣装，
太阳给染上七彩的虹光
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微带着贞静的羞怯，
她脸上发出尼泊尔的容光；
我惊醒瞥见了这个姑娘，

当她尽情地欠伸的时候。

玛答鼓儿频敲

玛答鼓儿频敲，
加速人的心跳，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一抹黛青在她的眼际。

天光初亮，
邻鸡高唱，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春天来临，
花发青林，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杜鹃满心欢畅，
不住树头歌唱，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山畔流泉
奔下崖沿，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凉爽吟啸的清风
吹过宁静的黄昏，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秋月银光明朗，
照在我的脸上，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彻夜寂寞不宁，
闲数天上星辰，
这时节，我瞥见了安琪，
在我心房的角落里。

（《马亨德拉诗抄》，冰心、孙用译自尼泊尔加德满都 1964 年出版的英译本《收获诗钞》一书。作家出版社 1965 年 5 月出版。本卷只收冰心的译诗。）

惊雷正在日本响起

——评日本话剧团访华演出

再度访华的日本话剧团，以更壮大更严整的阵容，在首都北京和千千万万的观众见面了。在中国支持越南抗美爱国斗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日本话剧团——这一支站在日本反美斗争最前线的战斗友军的来到，是对中国人民的鼓舞和支持。

掌握着最尖锐有力的文艺战斗武器，由十五个剧团组成的日本话剧团，是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和反对“日韩会谈”的示威游行的姿态，浩浩荡荡地进入北京市内的！他们和中国文艺工作者在一起，高举着旗帜、标语牌和巨幅彩色漫画，唱着高亢的革命歌曲，喊着激昂的反美口号，走在北京宽阔的大街上，引得无数的过往行人，和他们一同高呼拍手。这夺人的先声，已经使北京的人民天天在翘盼着他们精彩的演出了。

他们带来的四个剧目有：《郡上农民起义》，《日本的幽灵》，《大年夜》和《竹子姑娘》，都是反映日

本人民各个历史时期的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我已经看到的是《郡上农民起义》这出激动人心的三幕历史剧。

十八世纪中叶，日本郡上地方一百三十村的农民，忍受不了横征暴敛和强制劳役，终于因着新立的“估产定租”这项最残酷的收租制度，而掀起了伟大的反抗斗争。这斗争继续了五年之久。中间，代表农民的村长们投降了，富农们掉队了，而广大贫苦农民却从失败的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而更加团结地坚持下去。这个坚持了五年的艰苦斗争，在江户时代的一千二百次的农民暴动之中，是一面突出的旗帜！

在舞台上看到日本农民的形象，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许许多多勤劳朴素、坚定勇敢的男女农民，从自己世世代代的切身的痛苦经验，用最直截了当的语言，说出了对于把农民看做“芝麻和农民越榨越出油”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痛恨，对于投降掉队的村长和富农们始而失望终而鄙夷，对于自己阶级兄弟姐妹又是那样地同情热爱，这一切都表现得十分生动，加以满台的蓑衣席旗——尤其是以“饿”字和“苦”字来做农民家徽的席旗，在深刻的痛苦中，还带着农民的活泼诙谐的意味——和蓬蓬的雄壮的鼓声，以及表现愤怒团结的整齐而有力的跳舞。这一切都把中国观众的心灵，带到二百年前藩镇统治下的

郡上地方去了。我们和郡上农民一同望着眼前绿油油的稻田，因为这稻米暂时可以是自己的，而感到心里快乐。藩镇上面的幕府，因为同藩镇和农民都有矛盾，他们就一箭双雕地撤换了藩主也处决了农民领袖。当看到幕府这阴狠的毒手时，我们又和郡上农民一齐切齿痛恨。当关闭着农民起义领袖定次郎的囚笼，从山坡上徐徐抬下，大雪纷飞之中，许多披着蓑衣的农民，悲愤交集地向他围拢了来。须眉如戟、沉着勇毅的定次郎，从囚笼的孔隙里，射出炯炯愤怒的目光，看看他的战友以及母亲和妻女，以洪钟般的声音，对他们宣告说：“我要活下去，无论如何，我要亲眼看到取消估产定租才能死……”这时全场的观众，是如何地激昂感动呵！当最后一幕，桌上供着三个被处斩的农民起义领袖们的头颅，上面挂着幕府的告示。农民们惨默无声地跪在积雪上，定次郎的妻子跪在桌边，念着告示，最后她失声地叫起来：“你竟然枭首示众了！藩主换了人，可是‘估产定租’没有取消呵……”她重复了三次“没有取消呵”，然后怀着比山还大、比海还深的大恨深仇，咬紧牙关，沉重而有力地徐徐跳起郡上农民之舞，跪在雪地上的农民也纷纷站起，沉默地加入了这个舞蹈，这个庞大的舞蹈队伍，无声有力地跳着，一举手一投足之中都表现出他们满腔的愤怒！正如一位日本剧评家所说

的，“这部作品出现后，真正的愤怒才形象化了”。“于无声处听惊雷”，惊雷就在今天的日本响起了！一位日本朋友说过：“这个革命传统，成了现在展开各种斗争的日本人民的可贵动力！”

我们衷心感谢日本话剧团把日本人民争取独立、民主和和平幸福的决心和愿望，通过舞台上真切的形象，鲜明生动地传达给中国人民，使得我们对他们更加同情，更加敬佩，更加了解，从而把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战斗友谊，像磐石一般地巩固起来！

祝日本话剧团演出成功！

中日人民战斗友谊万岁！

浣 溪 沙

——《竹子姑娘》观后

歌调自然舞态真，
家长里短畅谈心，
竹梢月影倍分明。

将相帝王成敝屣，
金丸玉树尽轻尘，
姑娘爱的是农民！

（本篇最初发表于1965年6月12日《戏剧报》第5期。）

站起来吧，阿峰！

站起来吧，阿峰，
老实的阿峰，善良的阿峰，
打开你合十的双掌，
拍掉膝盖上的残雪，
望一望高阔的天空。
别看四面还呼啸着朔风，
冬天来了，春天还能遥远？

你不必感谢那个“少爷”，
他是号称“豪侠”的寄生虫！
你要仇视你的“老爷”和“太太”，
他们是剥削成性的吸血虫！
你要蔑视那两个娇贵的“小姐”，
她们是养成废物的可怜虫！

普天下有千千万万人的
命运，和你相同，

受尽摧残，满怀悲痛——
一星星愤怒的火焰，
会连成燎原的烈火熊熊！
只要你和他们站在一起，
抬起头，挺起胸，
打开枷锁，飞出牢笼；
封建主义的病树，
资本主义的病树，
和树心蛀穴里蜷伏的虫豸，
都要被这熊熊烈火烧空！

那时节，你伯父安心养病，
你伯母满面笑容，
你弟弟快乐地上学，
你自己快乐地做工——
这些，在今天已都不是幻想，
你心里可曾有过这样的憬憧？

现在，是谁在回护着那两棵病树？
是美帝国主义，那个首恶元凶！
站起来吧，阿峰，
让我们拉起手挺起胸，
一同向着美帝国主义冲锋！

我们有千千万万的战友，
天下大势是东风压倒西风！

（本篇最初发表于《戏剧报》1965年第5期。）

战 友

刚刚下过雨，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在这间大屋子里，四平落地，西壁高过门框的一排大书架上，凌乱地堆着书籍和报刊；朝南几扇落地玻璃窗外，一棵柿子树，枝头挂着几颗深黄的柿子，衬着几片枯叶，在晚风中萧萧地摇着。靠窗一排矮矮的冬青树梢，和地面稀疏的青草上，都闪烁着雨点的微光。

伊藤惠子推开了书桌上堆满了的书，在桌角上给我放上一杯茶。她把一扇开着的玻璃窗拉严了，又匆匆地走出去，提进一个点着的煤气炉来，放在屋子当中。屋里渐渐暖了起来，也微微地闻出了新鲜的石灰和油漆的气味。

她自己拉过一张矮凳来，就坐在我的对面，把手里的茶杯放在身边地上。

她微笑着说：“这几间屋子刚刚盖好，还没有布置，实在没法子招待客人。不过，你是老朋友，同时我还有些话不方便在大庭广众中间对你说，因此，当你今天早晨打电话说你要在晚会之前来访我的时

候，我就答应了。”

我向周围看了一眼，笑问：“你什么时候重盖了这几间屋子？我记得前年春天来的时候，还不是这个样子……”

前年一个春夜里，对我来说，印象是很深的：汽车走进一条狭小的街，司机下车来，用手电筒照着每一家的门牌，又走进黑暗的小巷里，以后出来说：“这家的大门不开了，请走旁门吧。”这时我们看见广冈惠子从司机后面伸出头来，手里也拿着一个手电筒，她一面带着我们往小巷里走，一面抱歉地说：“这地方在战争时期遭到轰炸后就没有收拾过。你们跟着我走，留神脚底下……”

昏黑里我们进了一道板门，经过很短的块石铺成的小径，走进了屋，屋里阴沉沉地，两边摆满了大书架，上面堆满各种各样的书！穿过三间这样的屋子，才进到一间灯光明亮的客室。

这是一间日本式的屋子。“床之间”里挂着一幅长条的梅花，席上的一块紫檀木板上，放着一个白色瓷瓶，里面斜插着几朵水仙，和一枝猫儿柳。

也许是为客人方便吧，我们都没有席地而坐，屋子中间铺着一块小地毯，摆了几张很舒服的椅子，旁边也都有小茶几。广冈老太太，惠子的母亲，从炭火

盆旁边，一张单人沙发上站起身来欢迎我们，她抱歉地说她不能久立，因为春天又犯了关节炎。我们连忙请她不要客气，我们同惠子是老朋友了，她应当拿我们当作家里人看待才是。老太太笑着又坐下了。

这位老人，穿着深褐色的和服，很厚而雪白的头发，在后面挽成一个小髻，眉宇和言谈之中，都给人一种热情而慈祥的感觉。那夜我们谈得很热烈；惠子尤其高兴，她端出许多小菜来，像炸花生，牛肉干片等等，又开了一瓶五粮液，是她从中国带回来的。老太太也很健谈，她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也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谈了东京的轰炸；她说她房子前面完全给炸毁了，她丈夫的藏书只好都堆在甬道里，至今也没法子清理。这间屋子呢，白天是饭堂客厅，夜里就是卧室；她和惠子和惠子的女儿，三代人就住在这里。说到这里，她告诉我：“像我们这种境遇的人还多得很。不过，和我们背景相同，境遇同我们不一样的人更多。和惠子一样留学过美国的，男的也罢，女的也罢，几乎都是有很大势力的。他们替美军工作，替美国商人做生意……多多少少总要沾点美国统治者的光，而他们赚的呢，却都是日本劳动人民的血汗……

惠子正和另外两位中国朋友谈着反美日条约的斗争，谈着那次的东京亚非作家会议，谈着两年前她

的中国之行，谈得兴高采烈，大家喝了点酒，屋里似乎更暖了。我忽然想到时间已经不早了，这间是她们的卧室，耽误了老人家的休息，不太好，就慢慢地提议说，我们该走了。惠子再三地留我们，连说“不忙，我的女儿还没回来哩。”可是，我们还是站了起来。惠子知道留不住了，就笑着说：“这次带你们走前门吧。”她拉开纸门，带我们走下仄廊，老太太微笑地在纸门边向我们鞠躬送别。

这时，前院里有了淡淡的月光，月光中看见一棵柿子树和一丛丛矮矮的黑影。现在枝头挂着几只柿子的，就是我那夜所看见的那棵树了，那么这间新的书屋，就是前年那间日本式屋子的旧址。

我正在凝望窗外，惠子从后面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她自己坐在我的后面。我看不见她的脸。她说：“你知道，我母亲病得很厉害，已经有半年没有起床了，我又整天在外边跑，白天只好请一个看护来服侍她，夜里就由我和女儿两人轮班。母亲病了，医药费，还有其他的，当然又多花一些，我的稿子又卖不出去。人家拒绝用我的稿子，想叫我屈服——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掐住我。但是，我……我是不会屈服的。我已经选定了一条斗争的道路，”她紧握着我的手，“你不笑我狂妄吧，我把自己当做一个‘取火

者’，我从你们那里，取得了真理之火：只有斗争，只有把美帝国主义者赶出去，日本人民才有出路……”

这时房门轻轻地开了，我们都回过头去，一个胖墩墩的姑娘，单眼皮，红脸蛋，端着一个大盘子进来，上面有果子汁冰水，点心，花生米，还有一只长颈玻璃瓶，里面插着两朵红玫瑰。

惠子脸上忧郁的神情，一下子没有了，她用十分怜爱而自豪的眼光，看看这女孩子，一面叫：“静江，这是谢阿姨，过来见见。”我赶紧站了起来，静江却很腼腆地笑着，远远地站在桌边鞠了一躬，把杯盘什么的摆好，又悄悄地出去了。

惠子拉着我，回到桌边坐下，给我倒了半杯果子汁，对了一些冰水。她自己也倒了一杯。她举起杯来向我一笑：“这杯水就是告诉你，我还没有穷到喝不起果子汁的地步……说正经的，我至终也想出了个办法，就是‘吃瓦片’的办法。我一咬牙将父亲的藏书都卖了，又借了些钱，拆了旧房，盖起这几间房子。回头带你参观一下：卧房，卫生间，小厨房，应有尽有，满可以得到一笔不少的租金呢。这样，我每月有了固定的收入，就可以放心地搞我的工作。现在我们祖孙三代挤在房边没有拆掉的两间小屋里，要是我母亲病情可以稳定下来，或者……”说到这里，她摇了摇头，仿佛要摇掉一些不幸的想法，“静江呢，明

年春天就毕业了，我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了。”

我默默地望着她，心里想着她目前的环境……

她凝视着水杯，说：“在今天的日本，做一个进步的作家是不容易的。你们回想起自己十几年前的情况，也就可以了解了。不过，我有过一次很痛苦的经验，几乎使我丧失了信心，你们听来也许会觉得好笑的。就是在反美日条约斗争的头一次示威游行的时候，有些我所认识的朋友，同在美国留过学的，和我站在一个行列里，我们肩并着肩，手拉着手，仿佛感觉到沸腾的血液在我们体内交流。我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快乐。可是，以后几次的游行，我发现我的同学朋友一次比一次少了。我手里拿着旗帜，举目四望，一阵阵的寂寞之感，向我袭来……”她说到这里，停了一会，我看见她闪着泪光的眼里，忽然露出了微笑。她拦住我：“你不用安慰我，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但是，我自己想起了也记住了一句真理，就是‘知识分子如果不同工农结合，必将一事无成’。现在我们行列里的工农群众，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现在，我举目四望的时候，只望着举着草席编的大旗的，头上缠着布巾的，他们给了我希望，给了我快乐……有一次，仿佛是一个奇迹出现了，我在青年的队伍中，发现了我的女儿——静江！她没有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挥舞着旗帜，喊着口号，脸上汗淋淋

的，显出一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愤怒和兴奋的光。”

她低头擦去了落下的快乐的眼泪，接着说：“这个孩子，我素来只看见她下午很晚才回来的安静的神色，和在灯下默默地用功的眼光，我只看见她清晨从我母亲病榻旁边轻轻地站起，匆匆地拿起书包和‘便当’匣子，悄悄地对我说一声‘妈妈，我走了’的一些动作，我没有想到……这个时代的前进的潮流是怎样地推动了一个青年呵。我到处对人家演讲，宣传，而对自己的女儿，却没有好好地谈过一次知心的话。这不是我的力量，是广大人民的前进的力量，把一个年青力壮的战友，悄悄地送到我的身边！我还有什么顾虑呢，我还有什么寂寞呢……”她向我举起杯来，说：“让我们为前进的大时代，为千千万万的接班人，干杯！”

晚晴的阳光，从云隙中射了出来，慢慢散走的一朵朵乌云，都镶上一道厚厚的灿烂的金边；绯红的霞光，照得树头那几只柿子，更加红得夺目。墙外街头的路灯，已经亮起，是我们一同去参加晚会的时候了……

我们匆匆地走了出来。静江姑娘赤着脚穿着木屐，站在大门边送着我们，脸上仍是那种安静腴碘的微笑。我忍不住走过去紧紧地握住她的手。她的把握

是有力的、火热的。我感到我接触的不只是一只火热有力的手，而是千千万万颗在大时代中奋勇前进的日本青年人的心。

（本篇最初发表于《光明日报》1965年11月30日。）

写作经验琐谈

我非常感谢函授学校，因为它给了我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来和大家见见面。我不是来讲课，我是来答辩。在学校里答辩的时候，顶多有十几个老师。今天在我面前的却有一千多个老师，所以心里很紧张。可是，是个学生总得要见老师的。现在我就尽自己的所能，来回答老师们提出的问题。请老师们批评指教。

我先念一念大家所提的关于《写作问题》的十个问题。

1. 怎样确定文章的题目？确定题目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2. 怎样确定一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主题）？怎样围绕中心意思来写？

3. 怎样根据文章的中心意思取舍材料？

4. 怎样使文章的结构谨严而不松散？

5. 怎样把一件复杂的事情有条有理地写清楚而又简明扼要？

6. 怎样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而不平板？

7. 在一篇文章中要列举许多事实时怎样避免记流水帐的毛病？

8. 怎样把文章写得简短？

9. 怎样修改自己的文章？

10. 怎样练写作基本功？

这十个问题，如果离开具体的文章，说实话，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我想，最好的回答办法是拿出自己的作品来作分析。如果拿别人的作品，他是怎么构思的，怎么取材的，取的是什麼，舍的是什麼，我都不清楚，不好讲，所以我就拿了我自己的作品。这并不是说我的作品好，而是说作品为什么写成那个样子我自己清楚。

这十个问题，我把它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第一个到第九个问题，第二部分讲第十个问题。

前面说过，我讲的时候要拿自己的作品来讲。现在就先讲我是怎样写《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关于这五个孤儿的事情，《北京晚报》一月八日有过报道，题目是《他们虽然失去了父母》。《人民日报》一月十一日也有过报道，题目是《孤儿不孤》。当我接受了《人民文学》编辑部给我的任务以后，心里有三种顾虑：首先，报告文学要写新的东西，如果人家都已经报道过了，你再来重说一遍就没有多大意义了，而且

那两篇文章都写得很好；其次，我感到“孤儿不孤”在我们中国新社会里不是一件新奇的事情，似乎不必重复地报道，因为在我的周围就有好几个孤儿都是在党和政府的照顾下上学就业的；第三，这样多的宣传，这样多的关怀，像春雨似地洒到孩子们身上，会不会使得他们觉得自己很特殊，有了飘飘然的感觉。我心里是有这些顾虑的，但是结果我还是去采访了。采访，写报告文学，在我还是头一次。写这篇报道的时候，我就把我的这些想法写出来，作为文章的开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先到街道办事处看那位田迈琴同志。后来又到了孤儿的家里，看了田大婶，就是那位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第二次，是去看看孩子们所在的几个学校，跟每个老师谈了一些话。又看了服务站的那位陈玉珍同志。先看什么人，后看什么人，我并没有按着看的次序来写。我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不只是说明“孤儿不孤”，不只是觉得一个孤儿在中国做到不孤，有吃的有穿的就完了。我写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是：在我们中国，有些孩子尽管失去了父母，但是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之下，在周围人们的关怀之下，还要把他们培养成建设事业的接班人。所以我在想题目的时候，就觉得不能再用“孤儿不孤”这个题目。有个相声，题目叫《举目皆亲》，也很好，但也不能表达我上述的意思。《咱们的五个孩

子》这个题目是从哪儿来的呢？我是怎样抓住这个题目的呢？那是在我去访问陈玉珍的时候，她称那几个孩子为“咱们的五个孩子”。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非常亲切。“咱们的五个孩子”，就是说他们是咱们大家的五个孩子，咱们不只是照顾他们吃、穿、上学、上班，还要想到怎么样培养他们成为接班人。因此，我就拿这个做了题目。在写的时候，我就把陈玉珍作为第一个对象，头一个从她那儿拜访起。实际上我们第一次去拜访她，她不在服务站里，我把这个事实就省去了。

我们拜访过的人很多。比方说，到办事处去，不但看见了田迈琴同志，还有办事处主任张景星同志。他也同我谈了很多话，也替孩子们做过许多事情。过年的时候，他还去替孩子们包饺子。到田大婶家去的时候，就更热闹啦。要都写，那真要写成一篇很长的流水帐。因为他们家是个大杂院，十四家人家住在一起，家家都替孩子们做过一些事，田大婶也都提到过。同时，田大婶还同我谈到她自己。她也是个孤儿，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收养了她。有个坏人要她父亲的朋友出卖她，她父亲的朋友很生气，跟那个人打了起来。这些事要都写进去，就会喧宾夺主。我到学校里去的时候，不但去看了老师，还看了校长。校长谈话的范围就更宽了，不但谈到这几个孤儿，还谈到学

校里的其他孤儿，不但谈到老师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同学们对孤儿的关心，还谈到他们怎样组织以孤儿为中心的队日活动。这些材料在我的笔记上，已经写了小半本了。此外，我还从办事处拿回来人们给孤儿们写的一些信，是从全国各地寄来的。那些信，写得真叫人感动。写文章的时候，我就想，这么多的材料，怎么办呢？怎么样才能写得不那么拖泥带水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凡是同孤儿没有直接关系的事都把它丢掉。要是实在舍不得丢掉，就留下作为副产品，在别的文章里再写。有些即使同孤儿有关系的，也把它总起来说，不把它分开说。就是那位陈玉珍站长，她同我谈的时候，也不只是谈五个孤儿的事，还谈了她自己的事，她站里一些人的事，我就全不写了。连她们所谈的替孤儿做这做那的一些事，我也省略了很多，我着重写的是最后的那一段，就是陈玉珍从孤儿家拿了活回来之后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题目是从这一段里拿出来的。陈站长不是从孤儿家拿回了许多活儿吗，她担心大家忙，做不了，所以她说：“我又拿回这些不算工钱的活儿来，一时做得了吗？等我一回到站，大家果然就问，这是哪家的这许多活儿呀？我一面打开包袱，一面说：‘是咱们的五个孩子的。’大家一听，二话没说，就都忙起来，一个人洗，九个人补，很快地就给做完送去了……”我就着

重在这一段。因为我的文章的题目是从陈玉珍的嘴里说出来的。

同田迈琴同志的谈话写得最多。为什么？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孤儿不孤这件事在我们新社会不算新奇。田迈琴告诉我：“这个办事处底下有三十个居民委员会，经管的是这一地区居民的卫生福利事业。这些户里的老、弱、病、残，从解放后，就一直是政府照顾下来的。这一区里孤儿就有三家……”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么些事情，其实不过是一个居民委员会底下许多户里面一户的事情，那么就可以想到，全国在政府关怀之下的人是有多么了！

关于田大婶，她有八个孩子，大的一个是解放军战士，一个是模范公安人员。要是说起她这一家人来，也是有许多可以提的；但是我着重写的是田大婶所介绍的孤儿的父亲这一家人家的过去。还有她们院子里各户人家的新旧对比，这里我只留下两件事情，就是田大婶所说的：“我常常对孩子们说，‘旧社会那种苦，你们可真是没法想。连你父母从前的苦境，你们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别的了。我们这院子里从前有个老头子，单身一人，一天早起，我们发现他爬在门口雪地里，死了，巡警阁里来了人，拉出去也不知埋到哪里，还不是喂了狗了！这院里还有一个孩子，出门玩去，就让人拐跑了。你们说那时候我们这

些人就没有同情心吗？那时候这里是个人吃人的世界，自己死活都顾不了，还顾得上别人吗？你父母要是死在解放前，你们兄妹五个，现在已经不知都到哪里去了！大的学坏了，流落了，小的让人拐了，卖了，折磨死了，有谁管呢？感谢党吧，感谢毛主席吧，忘了这些，你们死去的父母也不容你。’”田大婶说这一段话的时候，我很受感动。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写进去了。田大婶同孤儿住在一个院里，她知道有许多人来看孩子们，她说的人很多。但是我不能都写进去，都写进去又成了流水帐了，所以我就把送东西的，给孩子们做事的，都放在后面总起来写了。我只写了一个解放军同志，一个理发师，谈到一个工人的时候，我就把话掐断了。实际上田大婶还是说下去的，我就没有让她说了。我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还有一位工人……”底下田大婶没有说完，就说：“这时候院子里响起一阵孩子说笑的声音，田大婶望一望窗外说，‘同山在厂里，同义在幼儿园，中午只有同庆姐弟三人回来，我们到他们屋里去坐坐吧。’”因为再写下去，故事恐怕就会重复拖沓了。我把许多人替孩子们做过的一些事，都搁在写孩子们房间里的摆设时来写。我是这样写的：“我们拉着孩子们的手，一同走进一间朝南的屋子，大玻璃窗外透进温暖的阳光。屋里四平落地，床上被褥整洁（这是街坊们帮他们洗

的)，墙上挂满了相片和年画（这是许多人送给他们的），桌上堆满了书（这也是人家寄的）。中间墙上是一幅毛主席的挂像，他的深沉的眼光，仿佛时时刻刻在慈祥地注视着在这屋里劳动、学习、睡觉的几个孩子，也慈祥地注视着到这屋里来的，给孩子们包饺子、送元宵、挂花灯、送年画的一切人。（包饺子是张景星同志，送元宵是一位解放军同志，挂花灯、赠年画是两个少先队。）他的慈祥的目光也注视着这屋里新发生的令人感奋的一切。”我就把这些事都归并到这里来写了。

我前面提到担心这样多的关怀，会使得孩子们特殊化的问题，访问了許多人之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我这样写：“在我和办事处干部田迈琴，街道积极分子田淑英谈过以后，我感到我的担心是多余的；等到我访问了孩子们的工厂领导人、学校和幼儿园的老师，看过了许许多多封的来信——特别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我彻底感到我们的在党和毛主席教导下的广大人民，是懂得怎样关怀我们的接班人的成长的。”下面是照着他们弟兄排行的次序往下写的。第一个是说看到他们的大哥哥周同山。其实我先去的是崇文区，那几个孩子的学校和幼儿园都在崇文区，后来才到周同山的那个工厂去的。我因为怕那样一说就乱了，所以先从大哥哥写起。底下写的是

同庆，这里我着重写的是“同庆的老师、文昌宫小学五年级班主任张少华，她是从同庆的母亲死后就对她特别关怀的。”然后是写同来。同来是五个孩子中最淘气的一个人，非常爱动、敏感。同来的那位老师，非常严格、细心。在教到《一个孤儿的回忆》的时候，怕同来难过，他先把同来叫到一边，告诉他新旧社会里的孤儿是如何的不同。在孩子的事情登上报以后，他又跟同来说：“上报的‘光荣’不是你的，应该归于党，归于毛主席，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你们，你应该更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小同贺的老师叫李和平，是二年级级任，年纪很轻，对小同贺特别关心。还有小同贺的一年级的老师周秀文，我也写上去了。

我写这篇文章，还得感谢《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的记者同志们，因为有的人如法华寺小学的老校工，我没有会见过；还有周同山的日记，我也没有看到，是从《晚报》的报道里抄来的。我应该感谢他们。

底下讲到孩子们的来信，“孤儿们收到的信件，我看了有上百封，不止一次地我流下了感动的热泪。这里面最使人感动的是少年儿童们的来信。从这些信里，我看到了我们的党对下一代人的教育的成果，我看到了我们祖国和全人类的前途和希望！”我为什么着重这两句话，因为从孩子们所写的信中，能够看出他们是受到了党的教育，才能写出这样的信。能写

出这样的信的孩子，是可以培养成我们的很好的接班人的。这是我们祖国的希望。我是有点自豪。我们国家有这么的人口，有这么好的教育，对全人类也会有很大很大的好处。

最后我的注意力是放在这上面：这么多人关心这五个孩子，这五个孩子自己怎么样呢？他们是不是能不辜负党和政府以及周围的人们的关怀呢？他们拿什么来表示呢？我就写了以下的一段。这对孩子们是个鼓舞，对关心他们照顾他们的人是个安慰。我是这样写的：“要知道咱们的五个孩子，对于党和政府以及周围一切人们的慈爱和关怀，是怎样感谢地接受，而又怎样地像一面明朗晶莹的镜子一般，把这温暖的阳光反射出来，映照在周围的人们身上，我们不能光看他们给人们写的感谢信，我们要看他们怎样地以实际行动，来表示自己没有辜负党和政府的培养关怀。”小同庆送纸给唐金增，是张老师告诉我的；周同山给人家送回钱包，他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我跑到那里找到了失主，她表示非常感谢我，她问我住在哪里，叫什么名字，我说了一句：‘住在北京’就跑了回来。因为，在我们首都北京，在我们全中国，这种助人为乐的事太多了。”用孩子自己的话，比我说多少话都有力量，所以我就偷了一个懒，我说：“孩子们把话都说尽了，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呢？”正巧这篇文章要在《人民文学》六月号发表，六一是国际儿童节，最后我就借这个机会向这几个孩子说出我的祝愿。这就是《咱们的五个孩子》写成的经过。写这篇报道，我看了许多材料，《人民日报》、《北京晚报》的报道，相声《举目皆亲》，《中国妇女》外文版等的材料我都看了。不算采访和看材料的时间，光写约摸写了两三天。写出来的初稿有一万五千字，后来把像流水帐的东西去掉一些，发表的时候不到九千字。

下面讲怎样写《走进人民大会堂》。

同志们想必都到过人民大会堂。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很不容易写，使人感到不知道从哪儿写起。走进人民大会堂，简直是目迷五色。外宾们参观人民大会堂的时候，都非常惊奇，非常羡慕。我第一次去参观的时候，人民大会堂还没有完工，我们是从西门进去的。进去以后，听一位同志作了情况介绍，介绍虽然简短，但也是包罗万象：什么时候设计，什么时候施工，得到多少地区和单位的支援，出了多少模范人物，而且还有许多建筑方面的术语。遇见这样的题目，从哪儿下手呢？根据我的经验，就是从“初念”下手，就是写你的头一个感觉，所以我还是从我的第一个感觉写起。

在这次参观以前，虽然没有到里面去看，可是从

天安门前走过，我们就看到冰里、雪里、风里、雨里，有许多工人在那里平地，搭脚手架，搬运材料，紧张地劳动；等到进去以后，忽然看到这么一个出人意料的庄严美丽的大会堂。这个强烈的惊喜，是你的一个初念。但是，这个初念，也不能没有个中心。这个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奇迹是总路线的产物，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产物；要不是这样，就不可能在十个月之内出现这么一个人民大会堂。我就是照着这个中心写的。我一走出人民大会堂，这篇文章的轮廓就有了。没有去掉什么，也没有增添什么，文章写好之后只是改了几个字。就用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做题目。因为如果光说“人民大会堂”，或是“记人民大会堂”，我觉得都不能表示出我当时当地的那种感觉。文章写好以后，我想不出题目来，就用了文章里的第一句话，就是《走进人民大会堂》。

走进人民大会堂，使你突然地虔敬肃穆了下来，好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感到一滴水的细小，感到海洋的壮阔无边。

这是说进去之后，感到人民大会堂是那么大，感到自己是那么小，在这时候，你就产生一种非常虔敬的感情。

走进万人大礼堂，使你突然地开朗舒畅了起来，好像凝立在夏夜的星空之下，周围的空气里洋溢着田野的芬芳。

你静穆，你爽快，你想开口，可是说不出话，你感到欢喜的热泉，在你血液里汹涌奔流，在你眼眶边盈盈欲坠！

万人大礼堂上面的灯布置得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抬头看的时候，你不觉得是在房子里，而像是在一片空旷的地上，闻到的不是屋子里的空气，而是一种田野里的芬芳。这是进到万人大礼堂时我的初念。底下就是细看了。

你定了神，抬头望。你望见高高的圆穹上，饱满圆大的葵花蕊中，一颗伟大的红星，发射着条条灿烂的金光。

三重荡漾的波浪形的灯环内外，嵌满了璀璨的围拱的群星。

这是写大礼堂的屋顶，下面是写座位。

在这里，看不见一根“承天”的“八柱”。

从上下三层九千七百多个座位上，上望庄严阔大的主席台，群众和领导者之间，没有一丝视听上的间隔。

“八柱承天”是一副旧对联里的句子。是说天空是有八根柱子撑着的。人民大会堂里一根柱子也没有，这是个很新颖的设计。没有柱子，就不会挡住台上台下的视线。我特别举出这个来，就是想象征在我们国家里，领导同人民群众之间是没有一点隔阂的。这是从底下往上看，下面是：

从主席台上向前看，这三层楼台连成一片，成了一望无际的浩荡的群众的海洋。

台上台下都围抱在无边无际的，万星熠熠的宇宙之中！

以下是说我走过许多地方，都没有看见过这么伟大的建筑。据我所知道的，日本的国会礼堂造了二十年。我还看见过法国的，英国的，美国的，瑞士的，还有其他国家的，都没有看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的礼堂。所以我说：

你走遍天下，你看见过这么伟大，这么崇

高，这么瑰丽，这么充满了庄严的诗意的人民大会堂没有？

你没有想到你会用自己的肉眼，看到这么辉煌的奇迹吧？你的想象力太贫弱了，你经不起这童话般的强光袭击，你以为是做梦。

的确是这样。头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你简直就像是走进了童话的世界。下面说：

你不是做梦，这是在总路线的红星高悬前导下，亿万群众欢呼跃进的激流之中，风里、雨里、冰里、雪里……把人人理想的人民大会堂，用土、用石，用钢，用铜，用玻璃，用锦缎……以神眩目夺的速度，扎扎实实，坚坚固固地摆在我们面前的。

这是人民的力量和智慧的结晶！

这一段，我就把人民大会堂还没有盖好以前在外面所看到的都写在这里了。这里有从上海来的红星，有从东北来的钢材，有从青岛来的玻璃……写到这里自然而然地就会往前想了。

人民的力量和智慧得到解放和发展，还不

过十年。这种童话般的楼台，在眼前的北京，已不止十座八座。

那一年，是我们的建国十周年。北京不止建筑了人民大会堂，还有其他的一些建筑，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试想十年以后，百年以后，人民的力量和智慧，更有无限量的发扬光大的时候，我们的祖国，该是怎样的一个美丽庄严的世界！

写文章的人都有他自己喜欢用的一些比喻，我自己喜欢用大海中的一滴水做比喻，现在再回到头一段来：

朋友，让我们把自己的滴水，投进这浩荡无边的力量和智慧的海洋中去吧。

开头是说像一滴水投进了海洋，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这里是说要死心塌地把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投进这个海洋。

下面讲怎样写《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这个题目，是《北京晚报》出的。从一九六三年

起，《北京晚报》就有个征文，总的题目就叫《我和北京》。

征文开始的时候，《北京晚报》就来找我写文章，可是我好久都写不出来，特别是看多了《我和北京》的文章，我就越不敢写了。

《我和北京》这个题目，同《走进人民大会堂》一样地大。在北京住过的人，从外省来的人，从外国来的人，都有他自己对北京的观感。像我这样在北京住了这么久的人，怎么会没有话讲呢？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讲起。这时候，我还是相信我的初念。就是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到脑子里来的头一个思想是什么？这个头一个思想，往往是最深刻的也可以说是长久隐藏在灵魂深处的，那么，我就照实写了。这篇文章，删得很多，最初引用了许多外国朋友的话，后来都删掉了。因为写得太详细，就会影响到文章的概括性。这篇文章，我是这样写的。

《我和北京》这题目，在我的脑海中不知翻腾多少遍，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一个在北京住过大半辈子的人，对于今天这个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腾光溢彩的北京，还能没有话说吗？

常言说，“会说的不如会听的。”我还觉得，“会写的不如会念的。”你的感情只要有一点不真实，读者一下子就会念得出来。所以，要对读者真实，首先要对自己真实，要把自己的真实的感情写出来。因此我一开始就说出自己的实话，“不是没有文章写，而是不知从何写起。”底下还是实话：

我坐在窗前，拈起笔，压下沸腾的情绪，静静地想：正因为我在北京度过了大半辈子，我和它有万缕千丝的牵连，我对它有异样复杂的情感，特别是在解放十四年后的今天，无论我从哪方面下笔，都描写不出它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全面！捧起一朵浪花，怎能形容出大海的深广与伟大？

这里我用起“浪花”“大海”来了。但是这个比喻我自己还是满意的。因为浪花的确很小，大海实在很大，捧起一朵浪花来实在没法形容出大海之大。例如《我和北京》的征文里有多少朵浪花，有写得非常非常好的，但毕竟还是一朵浪花。所以这样我自己满意，读者是不是满意，那再说。

我写过北京没有呢？写过的：

记得在四十年前，青年的我，远远地在地球的那一面，回忆着我热爱的北京，我是这样辛酸地写的：“北京只是尘土飞扬的街道，泥泞的小胡同，灰色的城墙，流汗的人力车夫的奔走，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

那是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写的。那时候在外国，看到人家街道宽阔、干净，有汽车，有电车，没有尘土，没有灰色的城墙，没有流汗的人力车夫，只看现象，不看本质，仿佛人家过的是不受压迫的生活，至少不像我们这样。对比起来，我就说：“我的北京，我的故乡，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也写“北京虽然是一无所有，但是它是我的家，灰色的城墙里，住着我所喜爱的人，飞扬的尘土，何时再容我嗅到故乡的香气。”你看那时候我就只有这么一点微薄的愿望，我只要闻一闻北京泥土的气味就满足了。过去我写到北京的时候就是这一次，这就是四十年前我所写的北京。

从那时直到十四年前的北京，真是一无所有吗？她在三座大山的重压之下，有的是贫穷，有的是痛苦，有的是愤怒，有的是耻辱……她在灰尘和血泊之中，挣扎呼号。

这些就用不着我说啦，大家都晓得北京所受的耻辱是太多了。我就生在庚子年，大家想想庚子年的北京是个什么样子！

终于在十四年前，来了千万双钢铁般的手臂，把她扶了起来，一个洪钟般响亮的声音，在她的天安门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使得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千千万万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的脸，一齐回转过来，以震惊热烈的神情，向着北京仰望。

从那时起，我的热爱的北京，像一朵朝阳下亭亭出水的芙蓉，皎洁，挺拔，庄严，美丽，在万头攒动，万目共瞻之下，愈升愈高……

因为我头一次写北京是在外国写的，所以再写到北京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外国人对北京的看法，对中国的看法跟十四年前对比。以前在外国，作为一个中国人是没有什么光荣的，受尽了人家的歧视，这是说不完的。但是从十四年前起就完全不同了。写这篇文章，我就采用了对比的写法。

芙蓉就是莲花。我们中国的传统，词汇里常常用“出水芙蓉”来形容非常干净，非常美丽，晶莹透亮

的神圣的东西。在这个地方就不能用“大海”来比喻了，她就是一朵出水芙蓉。

在拂面的浩荡东风之中，中国人民高举的革命大旗的旗影下，我们听到了多少白色，黑色，黄色，棕色皮肤的朋友们，对我们所说出的，兴奋激动，热情洋溢的话语：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

下面就是外国朋友们讲的话，“北京的繁荣欢乐，给他们以深切的鼓舞”，因为中国的胜利就是他们的胜利；“北京的飞跃前进，给他们以奋斗的力量”，他们觉得我们中国是给他们做了一个榜样；“北京的同情和支援，在他们艰苦曲折的、争取平等、自由、民主、独立的道路上，映照出无限的光明。”下面还有：

他们说：你们知道不？在今天，世界上有多少双热切的耳朵在倾听着从北京发出的声音？有多少双兴奋的眼睛在仰望着从北京举起的旗

帜？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伟大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和真理一样朴素”是高尔基形容赞美列宁的话，说列宁这个人就和真理一样朴素。我在这里写的“伟大的心”，大家都会明白这就是毛主席的心。

我的一无所有的北京，我的疮痍满目的北京，在短短的十四年之中，竟然变成一个全世界人民所热爱所仰望的、光辉灿烂的北京，这岂是浅薄渺小的我，所梦想得到的？

呵，我的崭新伟大的北京！我含着晶莹的顶礼的热泪，向你捧上一颗感激奋发的微小的心，这颗心，将永远在你的伟大的心的领导之下，和全世界人民的心，一起坚强地跳动，直到我们的斗争彻底胜利的明天！

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结束的。

这篇文章，原来征文的题目是《我和北京》，但是，应征的人都不一定用这个题目。尤其是我写的这篇文章的内容，写到的不是我一个人和北京的关系，

乃是全世界的人同北京的关系。这同当前形势以及我参加的一些社会活动是结合着的。一想起北京就不光想到我一个人，也不光想到北京人，而是全国人，乃至全世界人。因此，文章的题目是《全世界人民和北京》。

这篇文章的中心意思就是：“我们大家都深深地知道，在北京，有一颗和真理一样朴素的心，和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心，融在一起，在同一个节奏下跳动！”

以上是不是把九个问题都回答了，我不敢说；但是，我就是这么一个学生，我所能够回答的就是这些了。

以下再回答第十个问题：怎样练基本功。

两年以前，我在这里给函授学校的同志们也讲过这个问题，说来说去还是那几句话。我也看到不但是我，就是别的同志来讲，差不多都是那几句，只不过是我讲得浅薄，别人讲得深刻而已。

讲到练基本功，总是说要多看，多读，多写。多看别人的文章，多读别人的文章，多写自己要写的文章。这些，前些年我都讲过；但是，我觉得今年比前两年，我有点进步了。我想到这个题目，不是小学生给我出的。也不是中学生给我出的，而是函授学校的同学们给我出的。同志们不是小学生，不是中学生，

都是做革命工作的，都是做群众工作的，都是宣传员。所以光是对大家说多看呀，多写呀，就很不够，多看，多读，多写，不过是个手段，重要的是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无论什么书抄起来就读，无论什么材料拿起来就写，我觉得不一定都好。看什么，读什么，这里有个选择的问题。有个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毛主席讲过：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我们有些文学遗产，精华少，糟粕多，一些词藻艳丽的东西，往往是思想感情很不健康的东西。我有个朋友说：“中国的词非得有病态的人念才觉得有味。不病的人，念着念着，你就会工愁善病了。”这话是有道理的。除非有挑选的眼光，有一种标准，才能化腐朽为神奇。所以说看什么，读什么，写什么，都要很好考虑，我认为无论是看，读，写，都要厚今薄古。

在讲怎样练基本功的时候，我就想起毛主席的教导来了。

毛主席《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我自己常常学，每学一次，就有一次新的体会，得到新的启发，如果大家同意，我就把里边的几句话念一念。

毛主席说：“但我们是革命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现在我们有許多做宣传工作的同志，也不学语言。他们的宣传，乏味得很；他们的文章，就没有多少人欢喜看；他们的

演说，也没有多少人欢喜听。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这一点我觉

得我们都要好好地学。我们要学人民的语言。你看现代作家里，凡是生活在人民群众中的，生活在火热斗争中的，他的语言就非常的丰富。还有外国的、古人的作品中的可以吸收的东西也要学，当然我们不要去学什么“冷冷清清”，什么“小园香径独徘徊”，我们要学那种生动活泼的有生气的东西。这样去学，是够我们学一辈子的。这种学习，真是“除死方休”。

毛主席还引用了鲁迅先生讲怎样写文章的一段话：

第三篇，是从《鲁迅全集》里选出的，是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他说些什么呢？他一共列举了八条写文章的规则，我现在抽出几条来说一说。

第一条：“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

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

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们怎么样？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点就写吗？

鲁迅先生著作等身，他是不是看到一点就写呢？不是

的。看到一点就写，一定很肤浅。比如说，你看一个人只看了一眼，他的眉眼之间有什么特点你都没有看出来，那你当然写不好。所以要多看看，这是很重要的。

第二条：“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

我们怎么样？不是明明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硬要大写特写么？不调查，不研究，提起笔来“硬写”，这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硬写实在很苦。我们小时候作作文，实在苦得很，就因为那是硬写。那时候老师出的题目就很难写，例如“富国强兵论”，这里边又有政治，又有经济，又有军事，不但我写不出，在座的恐怕也没有几个人能写得完全。可是老师就给我们出这样的题，那才叫硬写呢。不过这种题目也有好写的时候，反正不但你不懂，老师自己也不懂，那你就写呗。写的人不会调查，又不会研究，出题的人也没有调查，也没有研究。他要有调查研究，就不会出这个题目了。现在我们要是脑子里没有什么东西就别硬写。自己别给自己吃这种苦头。

第四条：“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

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

孔夫子提倡“再思”，韩愈也说“行成于思”，那是古代的事情。现在的事情，问题很复杂，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还不够。鲁迅说“至少看两遍”，至多呢？他没有说，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认真地加以删改，然后发表。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

写出来的文章，不但要反复地看，要多看几遍，还要反复地读。我刚才说过：“会讲的不如会听的”，“会写的不如会看的”，你写得好不好，读者一看就看出来了，一听就听出来了。所以你写好了以后，顶好读一读，看看有没有人家听不懂的地方，有没有拗口或不顺的地方。

第六条：“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这就是说，你用的形容词，你懂，别人不懂，就

失掉了写文章的意义。文章是写给别人看的，不是“结绳记事”。结绳记事是自己结个疙瘩自己记住，别人晓不晓得没有关系，写文章就不行了，你生造形容词别人看不懂，等于不写。而且你白费工夫写，人家还得白费工夫猜。

我们“生造”的东西太多了，总之是“谁也不懂”。句法有长到四五十个字一句的，其中堆满了“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许多口口声声拥护鲁迅的人们，却正是违背鲁迅的啊！

我念的这两段是关于学习语言的。《反对党八股》这篇文章我希望你们都常常学，细细看。

有话即长，无话即短，我打算讲的就是这些。

一九六五年

（本篇收入《语文学习讲座丛书》第二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出版。）